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六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子路

子路問政章總旨　張彦陵曰無倦意已包在先勞内因子路請益故又抽出言之要之上下只是一意曰先必無一息之可後曰勞必無一息之可逸無倦云者非以益先勞也乃明所以為先勞也　樂天齋翼

註曰首節言政本於身下節言政要諸人先勞要根心説到身上

子路問政節　先勞無時不然無處不然先之於隱先之於顯勞於處常勞於禦變要知先勞不專為民而設實自家該盡的道理若云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逸尚落一層　李毅侯曰天下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難子路好勇最是任事的人但恐一味任才氣做去故約之使從自身上做起子路

却看得先勞易了故請益無倦二字只破他易視之心

請益節　倦不特在政成之後也當勇猛之時精神須自有節程伯淳曰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　陳大士曰治未治未安之天下易治已治已安之天下難

先有司章總旨　姚承菴曰論政者貴識大體　聖人之言皆因人而發然有因其不足而戒之者有因其已能而勉之者如答子路子張子夏之問政因其不

足而戒之也仲弓寛弘厚重而告之先有司云云此因其所能而勉之也然仲弓焉知一問却又走入狹小路去了故又告以舉爾所知云云此又因其不足而戒之也　按先有司三句敬簡者亦未必能行得恰好不必謂是因仲弓所能而勉之壬申八月

先有司節　張彦陵曰先有司者總方畧以撫平民赦小過者清囹圄以理寃民舉賢才者振淹滯以登俊民三句平看　陳定宇曰為政當以分任有司為先

赦有司之小過則常人可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則非常之才可以自見　舉賢才須知陳氏兼已用未用說蒙引謂自身為宰難說舉而加之上位故欲不兼已用說不知有司中亦自有上下何必疑乎

焉知賢才而舉之節　周季侯曰焉知賢才一問當下便引賢才為一體此真若已有之其心好之之真心也　百方家問答問舉爾所知三句舊作倡率說然否吳無障曰舉爾所知三句勿作倡率說爾所知爾

舉之爾所不知者自有人以舉之把舉賢才的事我與天下渾合公同做去不問我不問人要期賢才之登用而已須認定大公不私意說辛酉三月朔附

大全辨

芭山張氏曰諸葛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唐貞觀元年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同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

論執對曰德輿所言誠得大體臣自心服不敢遂非

按德輿此論與先有司者不相悖後世不當以人廢

言　唐開元十三年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綱目

特書以譏之　卓菴張氏曰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

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必不得已可權而行之今有

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愚按孟光言不當

赦者不可赦者也小過當赦者也故論語言赦小過

而春秋譏肆大眚　唯適張氏曰唐憲宗謂宰相曰

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私親故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材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茍所用非人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　卓菴張氏曰魏晉用人先門品而後賢才此最深病北魏文帝與羣臣論選調李冲曰未審張官置吏為膏粱子弟乎為致治乎魏主曰欲為治耳冲曰然則今日何為耑取門

品不拔才能予魏主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徳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傅説呂望豈可以門第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

魯之三卿孰若四科

衞君待子而為政二節　必也正名㫖指衞輒父子之名名不正三節泛言君臣父子之名而衞輒父子在其中饒氏謂事事皆要正名此是言外推廣説謝氏謂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此雖與名不正三節意

合而在必也節則亦是言外推廣也　饒説亦是但不可夾雜在正講耳　大全辨唯適張氏曰計衛前後二十五年間輒之為君凡二十二年衛民之願輒為主而不思聵之入非一朝夕當日納聵者陽貨拒聵者國書小人因之以為利故衛事至此極耳不然父子天性也唐得一李泌可以調和兩宫豈衛得一夫子無消弭反正之道　苞山張氏曰須想出正名前一層工夫名之所以不正者心不正也要隱隱根

心術説　丘文莊曰正名之道奈何曰務其實而已必有此實然後予之以此名既有此名必當副之以此實　立郢避父是一意立郢是國人事避父是輒事　胡氏立郢之説朱子以為先與斷約精矣蒙引所載語類一段則是為政於魯之事非本章正意若雙峯為衛世卿一段則又是輒未立而孔子為政於衛之事亦非正意

有是哉節　張彥陵曰子路意以輒承祖命而立於理

上原說得去於名亦不甚不正故以子為迂奚其正者言胡不以濟時行道為急而乃欲理會到此也

野哉由也節　樂天齋翼註曰野是粗心浮氣思慮欠沉潛識見欠精密而談吐欠從容

名不正節　樂天齋翼註曰言字不泛即指稱名之言說事是一身所行之事與下文政事事字不同

事不成節　禮樂只據本身說即教化之本如君臣父子之間各有條理便是禮無所乖戾便是樂　不必

說到刑不當罪而後為不中即當其罪亦是不中何則上失其道而民散也　張彦陵曰子路看得名是虛的夫子却步步說到實事上去禮樂刑罰皆政之極大處一步緊一步正見得正名緊關全要發此意以反迂字之意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節　吴因之曰必其可言者斯名之正其慎於名也就指名之時說必其可行者斯言之正其慎於言也就指言之時說若說使其後可

言可行則於正名意不緊切　董思白曰名可言言可名斷然拆不開的須一滚說方於言無所苟不煩饒舌　二必字即必也正名必字　註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一事指名實相須其餘則指言事禮樂刑罰不可誤以一事其餘分貼名實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恐不當作一正名而無他事觧口氣若謂君子於其言別無假借糊塗之法無所苟而已矣

樂天齋翼註曰故君子節要提起名之二字看程

文破云君子知名之為重所以謹稱名也最分曉　又曰言以稱名言無所苟即作稱名無所苟非歸重言上也

樊遲請學稼章總旨　躬耕畒畒聖人常為之矣然聖賢素位而行志在於道初非屑屑於細事而必欲為之也

樊遲請學稼節　蘓子由以許行看樊遲甚妙則似不當以近利目之但究其實則亦是近利而已　然樊

遲與許行亦有分别遲之意大抵以吾儒未仕則當自食其力不必便如行之君民並耕也　夫子告以大人在位之事者大人之學不分已仕未仕而皆當學者也

小人哉節

上好禮節　張彦陵曰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説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顧奴失主　禮自軌度上言不單指容貌義自舉動上言不單指用舍信

自精神上言不單指號令　李九我曰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禮義信也此豈儀文度數法制禁令簿書期會上討得來的須真好好始得　四方之民即敬服用情之民舊主遠近分者非　上三箇民字即兼遠近四方之民亦兼遠近襁負其子而至只作為之耕稼看　樂天齋翼註曰三好字照二學字三上字對小字禮義信代稼圃字禮義信俱兼本之身心而達之政事者言

誦詩三百章　不必看壞誦字但誦必能明之而後可謂之誦必能行之而後可謂之誦若不能明不能行則亦只是不能誦而已　不達不能專對俱兼不能明不能行說亦或有能明而不能行底然深看則亦是未嘗明得　樂天齋翼註曰不達不是全不通曉只有所拘滯不能隨方措置便是不達不能專對不是一詞莫措只是對得不善不能不亢不卑或損國威或挑鄰禍便是不能專對　沈無回曰達與專對非

是誦詩時便要思量如此誦詩而有得則左右逢原自無所不可　按此本雙峯高一層說須兼將以致用說方完　註温厚和平長於諷諭温厚似屬心和平似屬氣風諭似屬辭　温厚和平俱兼心氣說為是觀異聞章註曰心氣和平可見己亥三月　温厚和平缺不得一件世固有温厚而不和平者有和平而未温厚者　譚梁生曰此夫子自衛反魯刪詩時語也所以深誘人學詩也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

取其可施禮義者凡三百五篇慮當時後世學者之見少而不潜心於誦學也故云然葢謂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故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達政專對所必由也誦之有用則此三百篇足矣誦之而無益雖多亦安用哉深明三百篇正達政專對所必需勿求多於三百篇之外勿徒誦於三百篇之中多者指未删之三千篇而言也　按胡氏謂詩三百篇固多與譚説異譚似長　辛亥十二月

其身正章　令自不可少全要靠自家身上做箇標準
行字內有黙馳於無形意從字內有强制於有象
意　此意思聖人屢言之記者不憚煩亦屢記之總
要見既為人上則此身是無可寬假的壬申　大全辨
或曰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
率下則可以事驕主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
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唐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
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武氏之立以納巢剌王妃為

法予

魯衛之政章　按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事較量不知夫子本意正為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歎其衰有惜之意有望之意亦有憂之意孫邾奔宋之禍將不旋踵而朝歌曲阜之墟不復永存子蓋有以先窺之矣

子謂衛公子荆章　胡敬齋曰夫子稱之亦以風有位者　居室本於居心寡營由於寡欲　姚承菴曰三

曰字只形容他心裏的口氣善處全在三茍字三矣字上茍者猶俗云將就歇的話矣是止於是而不復過望之詞　所謂知足者謂其當下便足非謂有所期限而止也若有所期限則亦不免於求矣子荊當始有之時不慕少有當少有之時不求富有隨時便足無事營求右直解　註只主循序有節說然又須補治家之能說大全朱子所謂他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全不理會或問小註所謂非善乎其事不能彌

光於前也但重在循序有節邊　註有節兼不貪多不務奢説　始有即合少有即完富有即美四書脈

富有雖云美若不知足者即美猶未美

子適衛章　張彦陵曰此聖人仁天下之心特因衛而發不粘着衛民上富教二字總是保其庶只不去朘削他元氣縱壞他本心即所以加之也　沈無回曰庶矣哉三字夫子只不言富教而無窮情事已盡備其中矣想夫子出口時直是經綸滿宇宙　析疑曰

衞之庶唯先公之教養以有此庶也　富是君道教是師道

苟有用我者章　沈無回曰可與有成不得説如何可如何有成葢列國規模不同聖人作用亦非後人所能憶度但其自信得過至一時必有一時之效耳想他説時真是如指其掌　湛甘泉曰何以朞月而已可也治法立也何以三年有成也治化行也法可以速立而化不可以速行也張南軒曰三年之所成者

即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　四書鏡曰夫子目睹生民塗炭激切於中故不覺歎此不是故為此語以歆動當時使知用已也言外要見久困之民易與為治意　朱子曰救亂世如調理久病之人豈有旦夕健旺之理可者興衰起廢革故鼎新紀綱次第舉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所謂至於道也　按此與久困易治之意不同然可兼用　周季侯曰舊解說當時疑夫子之學一時不效故自家說出期效

意還未盡葢當時沮溺丈人輩看得天下滔滔必無可轉故寧其自棄置不用此雖是他高尚幽情却亦是他手段不濟譬如有危病者中醫望之却走有良醫者獨自坐定與他下方約定他幾時能飲幾時能食幾時全然無恙全是其術高也夫子此言實實見得當世時局儘可挽回故斟酌於朞月三年之間定箇程期此雖其一時技癢之言然非只以此解當年累世之嘲也　此章當與齊一變章合看

善人為邦百年章　張彦陵曰此章只為當時尚威嚴而喜速效故以濡徐德化感動人主若曰王道非督責之術循良非旦夕之功云耳善人百年兩意俱重以此推之則前章亦用我朞月三年俱重後章則王者必世俱重合看則見聖人善人王者雖分深淺而總之非督責之術總之非旦夕之功凡書有階級而不重在階級者如其為人孝弟章之類俱然　樂天齋翼註曰善人以已之善化民之不善故可以勝

殘去殺即所謂子欲善而民善矣　周季侯曰時至春秋專尚殘酷一片俱是殺業世界夫子惻然有痛於心故慨然遐想古人之言謂不必聖王制世便得善人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一字一滴淚也誠哉一句全要體貼此意說得懇切若只著贊歎口氣恐猶未盡　誠哉是言也所以逆折夫世之言刑名言法術者　此只主勝殘說須兼照百年為是　天啓壬戌李元鼎一節文破云聖人思善治以其有可繼之心

也起講云國家無百年可繼之政而有百年可繼之心馬君常評云寛猛之政百年亦不一其變只意主愛人耳若一味悠緩便是漢之元成元之末世矣可繼之心當是獨解

如有王者章　張彦陵曰王者謂興道致治之王者勿說受命而興恐傷當代　蒙引雖云仁不兼教養然所以至此者亦必有頼於養故麟士取班固之說朱子召南註有薫蒸透徹融液周徧八字最可想見

此章仁字光景論肌浹膚是謂透徹東漸西被是謂周徧然曰薫蒸曰融液則非驟能如此若論其實際則漸仁摩義節禮和樂是也壬申八月　存疑謂此是因上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而言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固不待於百年其效亦不止於勝殘去殺如此則於必字口氣不順

苟正其身矣章　張彥陵曰此章專為大夫而發所謂正其身者守法循紀是也王守泰曰大人者正己而

物正者也上正其君下正其民皆是也

冉子退朝章　張彥陵曰此非責季氏之僭責季氏之專也　冉子所議實是國政不是家事有政亦是實對夫子乃佯為不知者而曰其事也只一事字家國截然分别與闢之說蓋發其所私議於家者示宜公議於國也　沈無回曰國政不當議於私門恬然不以為怪冉有亦恬然不以為怪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故意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悟冉有亦欲

使此義之不晦於天地間耳是註正名分之意此便是作春秋心事　蒙引曰季氏專魯政不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則雖政亦事也雖政亦事恐非註併為不知之意不可入夫子口氣　此當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同看夫子所慮者遠矣　家語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

誠未達此義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邦之興喪由於君心之敬肆　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興邦的機括主心自恃其樂便是喪邦的機括　或曰通章只是箇為君難後面予言莫違便不知為君難處興喪皆由於此　此說最直捷蓋此章只是辨興喪之由聽言意不重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節　樂天齋翼註曰興字兼

創守　蔡晉江曰定公問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夫邦之興喪必積漸而後能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而恣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敬肆之間有無限好事無限不好事積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可以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可以喪邦乎然聖人語意雖含蓄得寛而語氣實接得緊蓋欲以實定公一言興喪之

問也

為君難兩節　附李毅侯曰不幾乎仍與上不可其幾相應葢興邦自領知難來不領一言來也借使一言可興則人君負扆之處只消一大扁額書為君難三字足矣有是理否　按此重在聽言上壬戌文湛持墨講不幾乎句云一言興邦是終未可幾也亦是此意

一言而喪邦兩節　張彥陵曰不亦善乎善字講者俱

入都俞喜起等語非也葢唯言莫違之語決是不可
只言出得善的而莫違則猶庶乎其可也若曰方纔
不至於喪邦耳精神正與下句相叫應龔其應貞曰若
執定莫違豈惟不善足以喪邦即言之善者便是剛
愎自用亦非開誠布公　不亦善乎此句若依直解
看似亦妙辛亥十二月　兩言不可若是其幾最妙葢天
下之言原無可執如執為君難之言將有逡巡退縮
之病執不可莫違之言將有優柔不斷之病故夫子

先寛説一句辛亥十二月　譚梁生曰此夫子用曾為司寇攝相時承定公之問而從容論道責難陳善閑邪之語也

葉公問政章　張彥陵曰只欲公驗民情以自考　尹孔昭曰近悅而逺不來恐涉於驩虞之私逺來而近不悅恐迹於塵聲之附　互説只是餘意冉永光

無欲速章　張彥陵曰欲速則鋭於進而不精不詳以至前後兩壅故不達見小利則或以小利既得而忘

其遠圖或惜小利之失而礙其宏算故大事不成

存疑兩段極好然以黃氏次第分量之說為不好看

來黃氏說與存疑所言亦不相背蒙引亦用其語似

亦可從也　劉上玉曰政亦有當速亦當小利不遺

槩在欲字見字　張君一曰希闊之功每似於無可

欲其可欲者必速效耳廣運之畧常極於不可見其

可見者必小利耳　有欲速見小之心即違且成亦

不可勉齋所謂私心而非正理也况必不達必不成

乎　樂天齊翼註曰子夏規模甚小夫子直以王道之悠遠博大者期之　講録云景帝欲諸侯之速平而吴楚叛文宗欲朋黨之速去而訓注横太宗見斗米之三錢而功隳於遼左真宗見弭兵之小利而卒荒於封禪此非欲速見小之明戒也哉　卓菴張氏曰齊桓圖伯經營數十年至江黄道栢相繼來盟然後次陘之師一舉而伯宋襄繼之不知此義一年之内執滕子盟曹南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卒之兵敗身

傷為後世笑則皆欲速見小之意也

吾黨有直躬者章總旨　此章直字與人之生也直直字不同故云直在其中若是人之生也直之直則不必言在其中矣圈外註順理為直是人之生也直直字直不直何暇計是本章直字

吾黨有直躬者節　張彥陵曰葉公以證父為直不惟直字認得差即此直躬二字只論躬之所行不論心之所安也　此章只當以理與情對看不必以心與

身對看葢直躬者亦未嘗不自謂安於心也此段亦姑存之非正旨

父為子隱節　情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乃是真人情人情內之天理乃是真天理天理外之人情非人情也人情外之天理非天理也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光夫婦相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夫子所謂父子相隱乃為天理人情之至　譚引吳志徐衆云蒼梧澆一作丙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

水至不去而死與直躬一例　莊子呂覽韓非子皆以直躬作人名　芑山張氏曰相隱内寓義方之訓幾諫之道在須想見積誠感悟父子一體關切不能自已的意思　大全辨卓菴張氏曰葉公非以證父攘羊為直為其時有若人者舉以告孔子耳乃驚歎之意觀其論白公之為人非不知輕重者及其既亂而定之又不專其功乃以子西子期之子為令尹司馬此其處人父子之間可謂當矣况彼知復言非信

期死非勇而顧以證父爲直乎此可以行事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者　愚按卓菴之言固是然復言非信等語安知非奉夫子教而後有此　卓菴又曰漢宣帝詔父子夫婦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豈能忘之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居處恭章　居處恭三句只當依大全以動靜人已分看但須補云居處時非不敬然恭較切執事時非不

恭然敬較切與人時非不恭且敬然忠較切次崖不欲以居處專指幽獨虛齋又謂執事與人不分二時俱可不必　問敬是主一如接事時便一心在事上王陽明曰如此則飲酒時便一心在酒上臨財時便一心在財上成甚居敬工夫葢一是天理主一只一心在天理上　朱子曰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譚梁生云鄉黨所記多恭敬忠之事　又曰春秋時夷狄中國尚

閒錯而處如戎狄之鄉周淮徐之鄉魯萊牟之鄉齊以至秦楚吳越皆夷狄也有禮義有天王則謂之中國無禮義無天王則謂之夷狄凡出疆越境未有不往來於中國夷狄之間者若夫子之周流轍環有今日中國明日夷狄者矣故曰夷狄之有君子欲居九夷皆實語實事也雖之夷狄不可棄亦然

行已有恥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重行已有恥一句孝弟信果俱行已有恥中事斗筲不足算亦是行已

處有虧即有他才能亦不足觀　重行已句固是然首節自應平說下三節方見重行已意馮具區墨最得體　此章具區以才節二字為說冉永光非之行已有恥節　吳因之曰就行上看出他一箇恥心也不是空抱箇恥心也與有所不為有别彼畢就不潔邊說此恥已之不為聖賢有許大作用在　此意與註有所不為自不相妨　因之此說亦覺穿鑿支離只作有所不為看自妙　不辱不止在應對亦在德

望素著上且有招不來麾不去之節　使不辱命如孔道輔使契丹斥其侮慢先聖又如解楊之致宋命蹶由之犒楚師陸賈之使南越富弼之使契丹顔真卿之宣慰李希烈蘇武之於匈奴洪皓張邵朱弁之於金　譚梁生謂説者見由賜一輩問答之言知夫子救其失而不知夫子長其善　如使於四方句只作長其善説亦妙

敢問其次節　孫淮海曰只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則感

化有限而施布未光故為士之次　譚梁生謂宗謂大宗小宗族謂九族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孔子言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經云孝弟之道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皆看得孝弟二字甚重此獨以為士之次聖人立言原有分寸稱孝稱弟者特宗族鄉黨見其無不孝不弟之事故從而稱之耳恐於孝弟分量尚有欠缺處

言必信節　張彦陵曰信果二字無病病在必字上

宋潛溪曰以賢智之圓通視之則此不免為小人以末世之放誕視之則此乃不失為君子與其浮慕大人之變化而失之肆孰若守小人之志操而失之硜以小人而士也則士固不在浮偽故也　樂天齋翼註曰註識淺以所知言量狹以所守言

今之從政者何如節　張彦陵曰斗筲主器量容受説益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

更無名節故以斗筲借言　佐案曰春秋人才極一時之盛豈容一槪抹倒葢今之從政自指魯三家之屬耳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譚梁生曰與者可與共學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之與也　王緱山云中行與鄉愿分别只在為己為人如東漢尚節義即以節義為鄉愿西晉尚清談即以清談為鄉愿宋尚理學即以理學為鄉愿　張彥陵曰按千古道派除却狂狷

兩條更無站脚處夫子此論直是剖判出千古任道的派非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蓋中行學問須是養成不是一起便到得故從來聖人俱是狂狷做的不得中行者言中行不易得非謂時代之降無中行也

副墨曰看必也二字若不是這般人決然與他不得狂狷可與縁他是不染世情的人世人多退托狂者獨進取世人都無所不為狷者獨有所不為何等力量這便是中行的派他如牽掛世情的人與此道無

分　徐自溟曰兩人俱有不可以一世之意丁酉
福建程策論進取二字義云昔人謂取天下與守天
下異非識通天下者固不能取至於吾道則湯取堯
於商文取湯於周孔子取文於東遷皆所謂取也世
之取物於人非真窺其室物無由得即力有至有不
至而其意想神馳已不在堂階户席之間狂者之進
取葢已洞見古今之一心但虛願多實力少故不得
以即至耳　嘗登之曰或疑夫子以中行不得而思

狂狷然不聞狂狷傳聖人之道何也曰孔門唯顔子一人為中行之資閔冉之德行亦近之其餘皆狂狷也曾點固以狂稱而子貢子路子張之屬亦起於狂者也原憲固以狷稱而閔子曾子子夏之屬亦起於狷者也特緣夫子裁之以中行不以狂狷成名耳何以知賜之狂賜也達達者必負豪志豈非狂然夫子嘗裁其贖人而不受金亦抱狷者之守何以知參之狷參也魯魯者必謹廉隅豈非狷然子貢常揭其驕

人常以浩浩亦常狂者之風然則下中行一等二子其最高乎　唐荆川曰謹愿之士與狷者不為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拘拘謭謭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謹愿者役乎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為狷此學不明之過也　饒雙峯曰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

處裁抑之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就中如此則皆近道矣　看來註所謂謹厚之士亦不是一等其最高者便是善人壬申八月　蒙引曰人都把註中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一句忽畧看了不知此句自虛他不得要仔細看

人而無恒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夫子思有恒之意上下相承只是一意巫醫之不可作便是可羞處據新安說還當作兩截　夫子特借南人之言以起不占非是引易

以證人言也提醒人心全在羞字上唐荆川曰恒者本人心常理古今聖凡不減不增惟其有占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别而恒道實未嘗去人也聖人特借一占字打動他本來愧怨之念可發深省　以方言與聖訓平看以立業遠羞對看　吴因之曰由凡事不可為而推極於羞辱不可免　又曰不占而已矣只是言占辭之可玩與善夫相類不重人不能玩説善夫不占處須得儆人意乃佳

南人有言節　張彦陵曰恒是恒久不變之心非不徙業之為恒也引巫醫以為例即一事無成意善夫二字推開說　註恒常久也而蒙引曰無恒謂無常心也常心人所固有之善心也似作平常意解了另是一意　存疑曰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之謂也亦似與蒙引同意　蒙引謂方言專指巫醫善夫二字則推開說存疑曰善夫謂善夫南人之言信乎無常之不可作巫醫也如此則上下是一意

二說俱通

不恒其德節　樂天齋翼註曰恒字要看得深據易辭恒字是恒德即孟子所謂恒心也一切浮念皆無常唯真心有常故名曰恒　按依此則蒙引存疑與註總一意矣最明余初誤看　不恒其徳即是可羞不必外至之羞而後為羞唯不知此為可羞則必至於或承之羞矣或承之羞外至之羞也

不占而已矣節　張彥陵曰一念知恥便是心占　玩

其占而後知之猶非善讀易者也况不占耶

君子和而不同章　蔡虚齋曰和雖與物無忤此亦馮氏之意而自有節制劑量之意此一字便是君子與人之道正當無弊其曰不同言不如小人之同耳非待加不同二字方能足和之意也不同就在和中看出不和就在同中看出初無兩截　此章論和同與晏子所論和同異大全馮氏是以晏子意來説不可兼用若尹氏註雖非正意而可相發明　李榖侯曰君子之

和自君子性情中發出無論可否相濟處不是同即倡和一律處原不是同也小人之同是他意向上覷來無論轉眼參商處不是和即對面親熱處原不是和也晏子論和偏在吁咈一邊便非完義　沈無回曰若說相濟為和則小人亦有參商時節若說雷同為同則君子亦有倡和時節唯外貌無一毫不肖而中情背馳所以不可不辨　和而不流威而不猛矜而不爭是一類是就過不及上論　和而不同泰而不驕

周而不比是一類是就公私上論兩邊各兼相反相似說然論過不及則相反意重而相似是餘意論公私則相似意重而相反是餘意如此章語氣當云君子於人是和不是同不必論到有可否而後為不同方其和而無間之時原不是同何也公也小人於人是同不是和不必論到有爭奪而後為不和方其同而無間之時亦原不是和何也私也總之以理相合便是和以私相合便是同　存疑謂此與泰而不驕

相似與周而不比稍異者非三章一樣葢存疑看周比章差也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歐陽朋黨論云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類為朋即此節和同之義和字中有學問在非宋元祐諸君子姑為調停之說似和而實非和者調停也　按張此說甚明然又載晏子和同之說則混矣

鄉人皆好之章　兩何如俱就好一邊說　徐自溟曰好出於善是順而觀之之法惡出於不善是逆而參

之之法然鄉人之善惡又將何以定之此尤在吾心先清好惡之源　大全蔡氏說最得聖人言外之意推而言之則有善者好之而不必為君子如司馬温公之於蔡京善者惡之而不必為小人如程子之於子瞻亦有不善者惡之而不必為君子如王呂章蔡之相傾要玩本文不如二字葢此原非定法不過謂此善於彼若後章衆好必察一察字便入微　大全辨少墟馮氏曰士君子立身唯求無愧於鄉人之善

者足矣不善者之惡不惡勿論可也若既使善者信其節操又怕不善疑其矯激既使善者稱其寛厚又怕不善議其懦弱則瞻前顧後便終身做不成此鄉愿之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　百方家問答問自古取士於鄉夫子不欲采鄉評者何也錢鶴灘曰夫子不欲據鄉評者以春秋多鄉愿一鄉之好惡不可必耳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樂天齋翼註曰註公恕私刻

乃約題之意耳非推原　湯霍林曰不說處不是阻奔競與他心裏自然不投器使處不是開賢路他心裏自然樂取　譚梁生曰世豈無一種易事易說模稜無主之人亦豈無一種難事難說矯尚不情之人其利害天下國家也小唯此君子小人其利害天下國家也大故夫子相提而切論之也

君子泰而不驕章　驕泰皆有充然自足之意然君子循理理得則慊故心廣而體胖小人徇欲欲滿則溢

故志盈而氣盛雖在氣象上見本原却在心上　沈無回曰問泰何以似驕曰古人之貌必莊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但莊得自然故曰泰耳　泰從道德生驕從勢利出　樂天齋翼註曰泰主自得驕主傲物泰是無心的驕是有意做作的　佐案曰泰從敬來驕以肆得　君子不驕不必説到謙謹小人不泰不必説到憂戚以和同例推之可見

剛毅木訥章　佐案曰剛毅與色厲内荏相反木訥與

巧言令色相反正為以色取仁者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仁者一片真純剛毅得乾之健木訥得坤之貞剛毅淺淺看與上論剛毅字不同　大全王氏論木無令色訥無巧言而蒙引謂訥不專謂言看來蒙引不是俟再定丙辰九月十日

切切偲偲章　張彥陵曰此全在涵養德性上論士切切偲偲怡怡如只是一句是想像出一段中和的意象來涵養却在切切偲偲怡怡之前　張侗初曰有

分别處易知無分别處難知　黄勉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温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强剛毅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不能自克則切切偲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　樂天齋翼註曰子路勇者也勇則氣浮未能切切勇則踈畧未能偲偲勇則亢直未能怡怡故皆子路所不足　徐儆弦曰感人以心而猶恐其情有未孚則積吾誠以動之若是其切切如諭人以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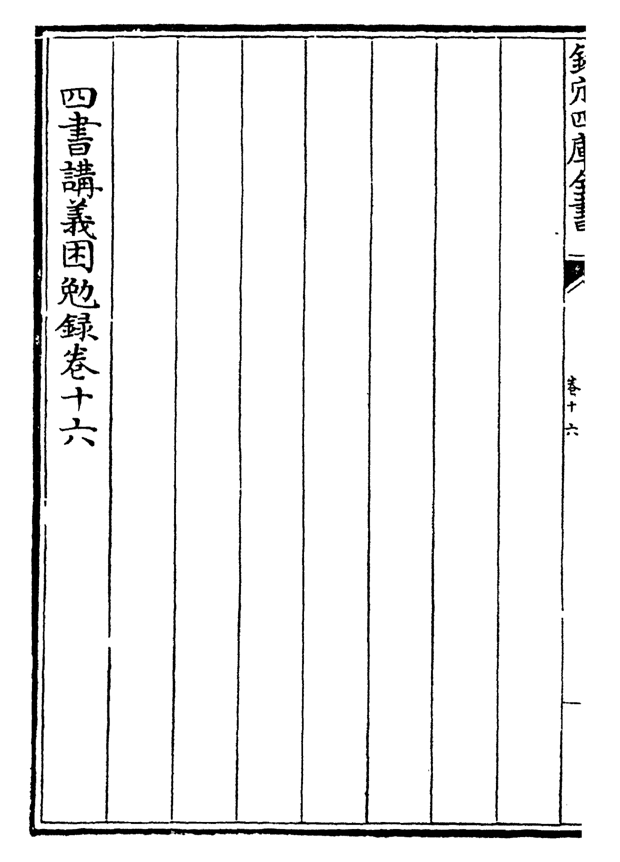
而猶恐其心有未悟則多其説以導之若是其偲偲如至若情有所當加言有所不當盡則又和其顏色戢其詞氣以感孚之若是其怡怡如此等氣象與行行如逈別　仇滄柱八科文徵評曰楊維斗先生議此題云切切偲偲怡怡六字成文如温良恭儉讓五字拆開不得愚意温良恭儉讓正須分疏的確乃見實義即切切偲偲怡怡註中既有明訓必分列三段乃盡其詳或疑如也二字連上六字為句不宜劃開

不知切切如偲偲如怡怡如各比拈出如字正見包舉原不可以如字單屬下句如何泥定不拆耶　樂天齋翼註曰可謂士矣講者例以剛柔不偏發揮亦不差然未得旨趣大抵有是三者則以涵養勝不徒以氣質勝故可謂士　李九我曰切偲用於朋友怡怡用於兄弟亦如朋友有信長幼有序皆是本來道理是如此聖人只據本等道理平直言之初無截定不容相混之意　切切固屬情意然情意亦即在語

言上見故大全朱子以教告言之大抵切切偲偲都在語言上説而一則是言其懇切一則是言其詳細切切即是忠告偲偲即是善道只玩大全朱子兩條自明存疑謂語録説未是者不深察也余初誤收之當刪　丁卯正月看切偲内俱有忠告都有善道

善人教民七年章　善人教民七年而後可即戎善人教民七年而僅可即戎二意兼用方見兵之不易言若王者不待七年此是餘意不是正意　李毅侯曰

言即戎者見教成之效非專為即戎而教也若桓文之節制乃是為戰而教非善人之教也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七八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卯桂山

謄録監生臣郭坦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七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憲問

憲問恥章　張彥陵曰按行己有恥是狷者事然狷者有所不為只了得一身的當不知士君子任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為以建立於當世故夫子合有道無道以明恥正欲廣憲不為之志以進於有為　前章

行己有恥不止說狷者此段不過借言之勿泥看

彦陵又曰有道無道夫子原只兩平說按註倒重有道上時說倒重無道上俱偏然旨意只重有為不重有守以守非憲之所難也　周季侯曰恥在俗情中者易見恥在名節中者難知　邦有道非全不要守邦無道非全不要為註但舉其尤重者言耳　邦有道穀不必到有道而後可恥即未逢有道而可恥者固在不然則沮溺一輩可以免恥抑不必到苟禄而

後可恥即未嘗受禄而可恥者仍在不然則巢由一輩可以免恥　馬世奇曰賢者之品以狂與狷定者也賢者之心不以狂與狷定者也人知進取之心狂有之不知狷亦有之夫狷如原憲而何以恥問也曰其心有不安於狷者也　馬憲問恥破云有留意於恥者亦狷者之進取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大全胡氏克伐是因巳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是因巳所無而生氣歉也克伐之心

由人已相形怨欲之心由得失相形　徐玄扈曰若其不行出於自然便是仁若出於勉然便未仁　此不在自然勉然上分克已何嘗不勉然但所以為勉者不同耳　王元美曰可以為難雖是許之之詞然克已只直截而易制私只禁伏而難正在難處未得為仁　按元美説與李見羅説同翼註亦主此　李見羅曰自其著力處固叫做難而自其喫力處亦叫做難由前之難其所著力處即是其得力處由後之

難其所喫力處即是其受病處故曰仁則吾不知也

微矣微矣　蒙引存疑淺說都不主喫力講蓋以不行對縱欲者言則不行者難以不行對克己言則不行又不足為難正意似如此然李說亦似好　蔡晉江曰不行而謂之難者蓋克伐怨欲之私藏於杳然冥然之中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最難制也今能止之而使不行是其用力之艱蓋有甚於激湍之隄防奔馬之駕馭者故曰難　啓蒙曰克伐怨欲在自然

生機上流出各有天則不爽便是仁　克伐怨欲比不得視聽言動視聽言動乃是不可全去者須知此章是以制私言不以過情言　袁七澤曰不行不是只不行於外而中心猶有潛伏在他不行處亦是除欲不留根然所以不得為仁者只是欠頭腦只見此四者為心之累苦苦在四者上剥落不知以念滅念念起即差正所謂二乘糞除之道也曷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覔克伐怨欲了不可得欲更教誰

不行耶　此論講家多取之其意是欲提良知作主若良知常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月化其論固高然不知只說得存心工夫聖門固有存心工夫亦自有克己工夫也

士而懷居章　朱子曰士君子要為聖賢豈是塊然守定在此一室自古無關門獨坐的聖賢　此是就一端說非以居為止此也　陳大士曰居不足以累人而懷始足以累人懷不足以累人而懷居始足以累

人　湯睡菴曰士則天地民物皆其閫域何有於居士則古今宇宙視為蘧廬何有於居就逸則辭勞益已則損人責以士之度量當不如是矣將來則覬覦已往則躊躇責以士之見識當不如是矣外不必口體耳目馳逐於無方而情欲一萌物焉而不化即為私内不必朝夕經營追尋於無窮而意識所向過焉而復留即為私　楊慈湖曰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却自已

邦有道章　姚承菴曰危言危行非是意氣用事只是當言當行的無所顧忌人見以為危君子亦以循其常耳言孫只是孫於理而不直遂此正善行其危處須知此是餘意　副墨曰君子立身持世止有一危意若曰君子處有道固言與行而俱危即無道之世行亦危而不變特言語之間孫以出之耳真是中流一砥　副墨此說即所謂善行其危者也余前以為是餘意今看來即作正意亦極好　丙申九月十日　管

登之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危行也

有德者章　張彥陵曰不重言與勇全是要人充養在內　二項俱重在上句　言勇俱兼治身治世說

莊忠甫曰人欲言其所迷言其所疑誠爲難耳有德者言其中之所自得如食人之說飽衣人之說煖豈有不能者哉雖然迷者疑者固不能言矣亦有行不逮而知及之者彼即不能言其所得亦能言其所明是二言者相去固無幾也此言之不可以信德也夫

人惟有堅忍果斷之力然後能制私欲而成其仁豈有不勇而能仁者然世亦有堅忍果斷之力用之以成就其私意如尾生之信直躬之直陳仲子之廉此其勇皆有過人者故勇者不必有仁當知有言者之言亦言其德非便佞之言也有勇者之勇亦勇於義非鬬很之勇也　註便佞口給及血氣之强要看得好不本於躬行底即是便佞口給不出於無私底便是血氣之强故無論言之强辯者為便佞即言得合

理亦是便佞無論勇之過當者為血氣即當勇而勇者亦是血氣　若明道所謂造道之言如顔子之言孔子孟子之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有德之言亦可謂之口給乎曰若充類至義之盡亦不能不如此說　佐案曰須知道所急需者一曰議論一曰擔當言勇正亦不輕曰必有不必有者謂徒有之以言勇而言勇轉輕不若有之以德仁而言勇斯重蓋欲人立德存仁而并收言勇之用也一味抹倒言勇

者非是

羿善射章　樂天裔翼註曰善射盪舟是有力然羿以善射之力而篡夏自立奡以盪舟之力而滅斟灌斟尋殺夏后相又是有權故註兼言權力　不答時解又有以福善禍淫之理不可知說者不知福善禍淫聖賢原只主理言不必主事言何不可知之有只依註為是須知此節只重尚德意不重不答意　又有謂其理固然不必答者亦未是　附顧錫疇曰今適

而羿奡卤終耳假令羿奡得死遂將為羿奡乎今幸而禹稷保世耳假令禹稷不王遂不能為禹稷乎吾想天之意固欲盡人皆為禹稷也如盡人皆為禹稷安得人人而畀以天下且禹之徳奚遽償之於其身爾時為禹信者已為稷疑而稷之徳奚獨酬之於其子孫一似眷稷者久不復眷禹而夫子豈能為天明之也哉　按此節福善禍淫不可知之説其意欲人只盡人事不要問休咎於天也　四書鏡曰君子二

句依註一直說唯尚德所以為君子也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沈無回曰此是論仁不是論君子小人　張彥陵曰正所謂危微之辨　樂天齋翼註曰此不仁與仁字俱以一念言不以全體言佐案曰使小人乍見入井亦必有怵惕之心然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巳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真未有一息之仁也　小人不仁不必說到假仁即使真心發見亦隨見隨滅故曰未有此

甚言人之不可流入於小人一流入於小人遂有江河不反之勢通章總見從仁而至不仁易從不仁而至仁難其儆人意最為深切大全朱子說君子處太恕了恐非聖人𠯈　存疑解仁字兼立心制行極完然其末句曰其本心則非也若改為随見随滅尤明

愛之能勿勞乎節　張彦陵曰此章忠愛二字認得真切則能勿精神自透勞與誨正忠愛中事也葢父之愛子臣之忠君此情理所不容解然何謂愛亦望其

子之為聖賢而已何謂忠亦望其君之為堯舜而已然則逸豫正敗德之媒而依回寔長君之惡則勞固所以成其愛也而誨乃所以成其為忠也愛自不能不勞忠自不能不誨非迹相反而相成之說　王觀濤曰勞非在撫摩之外别有一術以苦他正是撫摩之真心所躊躇圖之者誨非在悃款之外别開一路以煩他正是悃款之真心所委曲引之者　顧麟士曰大全及虛齋說愛之忠焉本不專指父之於子臣

之於君然從衆可也

為命章　通義仁山金氏曰此萬世為辭令之條例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諸侯辭命而見用人之效　二說稍異須兼用之　此章即鄭之為命以見事之貴詳審而又見能得人能用人之效羣賢之和衷子產之不自用共有五意又要由為命而推之凡事由鄭國而推之凡為國者　討則以事勝論則以理勝脩則片言扼要飾則纍辨不窮　樂天齋翼註曰勿以飾

字作文飾恐礙潤色　陳大士曰子産非不能草創而草創用裨諶也非不能討論而討論用世叔也非不能脩飾而脩飾用子羽也已特受其成局稍加潤色而已矣子産眞足相天下者哉

或問子産章　聖人論人大抵才德俱全者上也才不勝德者其次也德不勝才者又其次也才與德兩無取焉斯爲下矣此章關紐如此　沈無回曰三段隨問隨答之詞原無關紐後人立主意搏挽爲作時文

討耳書中放此者多不可不知愚意雖是随問随答原無關紐然後人看書須尋其關紐方是非止為作文地也但不當以内夏外夷立說耳　陳大士曰僑與仲即非中國亦所必褒子西即非楚大夫亦所必貶一因乎人之分量為評初非有意為低昂者　張彦陵曰伯氏之奪自桓公但致其奪者仲也怨宜歸仲仲却功足以服人故伯氏無怨勿說到伯氏安貧上　吳因之曰聖人本意只是欲明管仲為有功之

人却不直說特取駢邑一事為言最是善形容處太史公作史頗得此法遂為千古絶調

貧而無怨難章　張彥陵曰按吾人實地學問必須從世味中磨練過來方有得力處故夫子往往把貧富相形教人當身體驗若能打破此關方是學問小歇手處處富處貧只是一箇道理此處却將無怨無驕分別箇難易出來正要人到處一化齊地位若斤斤在貧富上較量便非本旨　難易集註主人情說大

全胡氏兼人情事勢說胡氏似備存疑亦依胡氏

邱月林曰難易耑就人情說却從事勢上來不可把

事勢人情平看　沈無回曰此夫子就人情事勢而

權其難易若此若有道者不知有貧富之異則無怨

無驕一也此又當別論　若是樂好禮便分不得難

易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章　薛方山曰此章分明譏魯

失官人之道　據翼註亦有諷公綽任職不稱之意

當兼用為是　高中玄曰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人各有能有不能公綽正廉靜而短於才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若使他做大夫即滕薛且不可況大於滕薛者乎以其優於家老也而即使之為大夫則必至於廢事以其不可為大夫也而亦不使為家老則必至於廢人諷魯之意隱然可想　此章老大夫字是實字趙魏滕薛俱活看中玄得之註中大家勢重并國

小政繁只是順文解釋非指定趙魏滕薛也亦要活看便無病蒙引謂魯也是國小政繁者與滕薛一様看更無分别則呆矣　廉静自廉静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廉静便是短於才也世之所謂短於才者只是指廉静耳所謂才者只是指不静不廉耳可歎辛酉三月

子路問成人章總旨　張彦陵曰首節下截是中行次節是狷　以首節下截為中行次節為狷最妙則知前不得中行之中行亦兼學質説但須知其與聖人

尚有別耳蒙引専以資質言者似太拘　大抵以中行成人二章與有恒章同看則中行兼君子善人狷是有恒今之成人亦是有恒文禮樂則是中行之君子　如行已有恥三句亦是中行之君子

子路問成人節　沈無回曰不曰禮樂以文之而曰文之以禮樂是渾將四子推入禮樂中去不復見有四子在　文之而不見有智廉勇藝文之而方成為知廉勇藝　註才全德備二句承四子之長來中正和

樂二句承文之以禮樂來大全自明蒙引謂才全德備四句俱承文之以禮樂來恐未是蒙引二段附下

附蒙引曰四者只是才德必文之以禮樂方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不然雖兼四子之長人猶見是知是廉是勇是藝到文之以禮樂則無知名無勇功而廉與藝皆不見痕迹矣　又附蒙引曰知足以窮理四句未宜說上畫好去為有下文文之以禮樂在使德成於内而文見乎外猶在文之以禮

樂句內則才全德備四句却只自文之以禮樂說合亦可以為成人　禮樂俱當兼本末說偏指者俱非

註才全德備雲峰胡氏以不欲為德知勇藝為才蒙引又謂廉勇為德知藝為才俱有未安愚意知廉勇俱是德藝是才如此則與下節註才智禮樂有所未備句尤合葢思義是廉授命是勇而知藝則未備以才字代藝字註自明　分言則知廉勇為德藝為才合言則四者俱是德故語類亦有四德之目　若

德成於内德字與才全德備之德又稍異盖此德字兼藝在内此成字是以智廉勇藝之出於禮樂者説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　袁七澤曰正夫子思有恒之意　或曰此節正見不當以今人自限　大全辨少墟馮氏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得力不在臨時必平日講一介不苟之學而後能見利思義必平日講朝聞夕死之學而後能見危授命不然利至然後斟酌道義危至然後商量生死則不及矣　樂天裔巽註

曰兩見字一不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當其前不覺貪畏始要之日人多慷慨期許久之不覺頓忘此皆念頭不真實之故　張彥陵曰按平生之言是平生期許之言不在然諾上論徐自溟曰平生所期許即上文義命是也利害乃人道大關頭始終乃人道大操履必久要不忘方是守得義命定打得關頭破　沈無回曰生平之言非止約信已也是平生期待之言如志道德者期周孔志功名者期

伊吕久之時移勢變事不從心往往退步此便是無骨幹久要不忘則一生之操履可知　李九我曰只有忠信而不及禮樂者以其才雖不足而真心不失根本未漓故也若真心已失則禮樂亦無安頓處

附樂天翼齋註曰上節告子路以人道之全下節告子路以人道之重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　夫子常欲思狷者今據時所稱文子庶幾近之夫子就賈而欲核其實故

開口信乎二字乃欲得其恬靜之真非疑其不情

徐玄扈曰時方巧令成風貪冒不忌夫子傷之意文子審有其實儘可風世　張君一曰言笑取之發固有使人遊其中而不厭亦有使人見其約而不厭是不厭之言非必時也不厭之笑非必樂也不厭之取非必義也　大抵文子是寡言寡笑寡取之人註所謂廉靜之士是也時人及賈之言俱過其實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武仲如防可以要季氏

解可以存先祀解可以未嘗以防為言解夫子正之兼此三意　君不可要而要之是其智之蕩君不必要而要之是其智之鑿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吴因之曰此是夫子賤伯之意初非評其優劣權以濟事曰譎晉文公創伯於桓公之後此時縁人心已識破伯者機關不可再哄故其取威定霸多譎而不正若齊桓公初做這箇事業縁人心尚思王道仁義二字還鼓動得他起故以正出

之而人心即服夫子言此正見霸道之不足尚晉文已不能及齊桓所為了况欲學二公而又差者乎
此條發出所以彼善於此之故補註所未及可謂朱子之功臣矣　管登之曰齊桓内行多不正而晉文頗稱謹飭夫子為春秋明大義故畧其小而重其大此尚論者所當知也　大全辨卓菴張氏曰桓文正譎之殊如此而繼嗣之賢不肖懸絶豈非桓公好内多嬖廢長立愛貽謀不善之所致與　大全辨謂桓

公初起楚雖猾夏不過鄭蔡近楚之國未嘗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得徐為之謀至晉文之時楚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爭至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曹衛皆受其節制勢極盛矣故晉文用計亦異　按此云桓文事勢不同固是然云文公不得不譎則非聖賢之論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

桓公九合諸侯節　只以大義大信去服人省了多少

戰爭

管仲非仁者與章　吴因之曰夫子稱管仲之功正叙處只在一匡天下句下二句又承上一匡意而益致鋪張之詞到今受賜止是言後世被澤而當時之意便已在内不可以一匡受賜作天下後世兩平對看

李毅侯曰管仲相桓其經濟全在作内政而寄軍令其本領在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看來註圈外圈内只是有功無過之意功過不相掩之説朱子未嘗

主此雖亦有此言然只指事糾非正之過非指其有忘君事仇之過也予向疑集註之有兩意不是但功過不相掩之說亦自有理難兼用而可並存也已亥七月

初四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節　首節止言與文子同升耳升者僎也與文子同升者亦僎也文子薦賢意當在言外補出　湯賓尹首節文曰使文子有娼嫉之心而見稍不達則才露而恐其形已勢俱而恐其軋已

僎必不能以臣役之身自奮於上使丈子有推讓之心而見稍不廣則汲汲而為己之私席以成己之重亦必不能以我所臣服之人共之於上

可以為文矣節　張彥陵曰丈子得謚為文衛人曾無議及此者夫子特為拈出這重公案言只此一事便無愧於文葢極取其事非解謚法　李仲用曰史臣之文丈子不若夫子之文文子夫子有惜史臣之畧大而舉小意　須知此是餘意　借謚法以見進賢

之義是正意是於文子之所以不愧於文因見史臣之不知所以為文是餘意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徐巖泉曰非但用之各當其才亦且使之各盡其才而叔圉輩又相濟共成其美所以不喪　三子若遇有道便未必得罪名教了靈公有伯玉史魚而不知用猶未盡用人之道也不然使伯玉諸君子出入風議以為國之光而使三才臣折衝奔走以謀國之事豈猶有無道之名耶

衛靈章言得人之重非謂得人而可無道也大抵君
無道而得人者可以免其身而不能保其世故靈公
沒而蒯聵之禍興武氏沒而五王之變作曰若得伊
周之佐何如曰伊周則能轉無道為有道而非能保
無道之及世也然則君有道而不得人可乎曰有道
未有不得人不得人不可謂有道然則陳臥子謂齊
桓無管隰之佐晉文無狐趙之徒則雖不負婦人而
朝不納懷嬴於室亦不至於霸其說非耶曰不負婦

人於朝不納懷嬴於室可謂不無道已耳未可謂有道也有道未有不得人也

其言之不怍章　張彦陵曰此章只將不怍二字激發人必為之志　又曰言何以可怍也正以其言之而未必能為之也乃夫子所謂不怍即在言之時見之沒了這點羞惡的念頭則勇猛振發之氣從何處鼓出須善會夫子本意不是要人緘口結舌正要人竭力去做事以免此内愧耳　由勇生怍怍復生勇二

意須相足　凡人志於為者必顧自已造詣力量時勢事機決不敢妄發言如言之不怍以為已能不是輕言苟且即是大言欺世之人為難即在不怍時見得非為之後方見其難　註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是逆推其言之前欲踐其言豈不難哉是正解為之也難句是預料其言之後然却是預料不是到為之方見其難

陳成子弑簡公章總旨　此章破承當云君臣之義聖

人必欲伸於天下者也蓋弑君之當討也請之而得而君臣之義行請之不得而君臣之義亦明故雖未嘗討也而恒固已討矣

陳成子弑簡公章　張彦陵曰孔子請討凛然正君臣之義若云借以正魯反小兩不敢不告一是背後説是歎辭一是當面説是警辭一見吾為大夫且不敢不告况君乎一見吾為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况在位之大夫乎當時天子不問罪方伯不連師而孔

子侃然倡大義於魯庭雖未能興兵討恒須知是非孔子初心而恆固已討矣　胡氏先發後聞之說只是言其有此理大全朱子闡之詳矣雲峯謂謂魯非謂孔子失其意矣似拘在魯當日即當行先發後聞之事孔子之請是也在孔子則有先發後聞之理胡氏之論是也胡氏之論只是人人得而討之意　又蒙引載黃氏日抄之言曰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為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黃氏之論可謂癡人說

夢矣

子路問事君章　張彦陵曰勿欺二字是臣道徹始徹終之本又進言時無内無外之心　饒雙峯曰勿欺甚難須是平日實落下慎獨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　葛屺瞻曰人臣事君不獨自私自利為欺即成心難化識見未真反之本心焉能自慊子路不知為知尚坐此病故以勿欺告之　按葛説是合誨汝知之章看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勿欺而犯亦須道理

的確可行有裨國事若不度是非可否則天下儘有此心無愧未嘗欺君而識見執拗議論迂踈不可見諸行事者雖空言何益此處便見得人臣勿欺必學問經濟兼至非區區樸忠而謂之能勿欺也　按此與葛説同　欺之類最衆當言不言當為不為欺也不當言而言不當為而為欺也不知其當言不當言當為不當為而蹈之欺也知其當言不當言當為不當為而蹈之欺也不當言而不言當言而言而心有

不實欺也不當為而不為當為而為而心有不實欺也當言而言不當言而不言當為而為不當為而不為其心又無不實而不本於平日之慎獨亦欺也犯只是勿欺中一事夫子縁子路只能此一事故告之如此范註是也棠引存疑謂犯亦子路所未能恐不必存疑説附後　存疑曰犯其顔色以諫諍之此事最難子路不能救季氏之伐顓臾則犯亦未能也故范説在圈外　子路不諫伐顓臾不是不能犯只是

不知其當犯　此等看得最支離犯自犯勿欺自勿欺一就平日言一就諫諍時言何必紐作一件即俱就諫諍時言亦一是心一是言亦不當紐作一件又兩件自應並重何必專重勿犯范註在圈外原不必泥癸亥七月初一

按癸亥所定未是壬申

君子上達章　劉涓水曰天壤之高甲易辨方寸之上下難定李崆峒曰論地位天地懸隔論來路幾希危

徵　此與喻義章同但喻義喻利是以其已成者言上達下達是以其日進之勢言　皆有留脚不住之勢　註日進高明日流汙下正解上達下達大全胡氏以為上達下達之效者非　大全辨惑曰君子時時存此天理如登層臺然美可大大可聖而神其進自不能已小人纔動念於欲則凡欲皆呼羣引類叢至沓來其進亦自不能已要之只從一念上起分别路頭只在戒懼慎獨　又曰此節當與孟子利與善

之間參看理欲初分只在一個路頭分別　又曰全
是要學者謹幾意不上達即下達無不進不退不升
不崩就中可息肩住足之地上達下達是中間話不
是兩邊話專為半塗而廢一流人痛加鞭策非分別
君子小人造詣已成明其為上達下達也
古之學者為已章　張彥陵曰此章當看兩者字言同
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兩為字即註兩欲字
是學的主意俱在心上分別為已而學則日做進身

心上為人而學則日脩飾名譽上　徐儆弦曰為已則天地萬物皆屬之已為人則形骸耳目皆屬之人唯為已故能克已唯為人故益失人　此章是務名務實之分不是成已成物之分為人為已俱兼成已成物說但其所以要成者不同耳圈外程註另是一意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張彦陵曰此章只重欲寡其過句而交友之義為使之道只帶說就是了　刪正

云夫子問何為使者乃不説其所為而直指其用心處以對是之謂知言　王觀濤曰留心克治的人始覺得過易滋而難化但只要寡少還是難的註但字猶字宜深味未能根欲字來是他心上自覺得未能非真力不從心也　鄧文潔曰非必沈溺之為害也即一時克治之跡皆清明之累也非必邪僻之為害也即偶然履蹈之失亦疚心之端也身過心過俱未易寡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吳省菴曰位以内當思位以外不當思思之便出位君子經營謀畫只在位之中不在位之外得艮卦止而不動意　君子當兼安勉說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君子道者三章總旨　張彦陵曰此夫子望道未見之心　此章凡三說夫子實見其於道有未盡而子貢則知夫子之已能一說也夫子知道之原無盡而子貢亦知之又一說也夫子自言其化境而子貢知之

此又一說也當以第一說為正大全蒙引俱是第一說

君子道者三章　指南道字且虛下三句正是道三者字勿作三樣人看盖即其會於君子之心者名之也仁知勇原是心之本體只為有私便傷了本體君子之心絶無私意其純然處是仁其洞然處是知其浩然處是勇完全是心之本體便不憂不惑不懼　陳眉公曰若見以為能便非聖人之道若見以為能而

故謙處於不能尤非聖人之心也　蒙引謂本文絶不可說出成德字看來即說出亦與經旨無妨也蒙引說附下　附蒙引曰本文絶不可說出成德字子罕篇亦不可說出進學字且進學成德字是尹氏合二章而言其一則知為先一則仁為先之意耳非經旨也

子貢方人章　張彥陵曰須知子貢之方人把做學問內一件事看非如世人臧否人物然畢竟非切已之

學 方人亦不是不好的要玩註專務二字子貢之病只在專務便於切已處未免稍疎 樂天齋翼註曰賢字以自治有餘言不暇字以自治不足言聖人功夫皆是切已不暇並非謔語夫子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安得有暇 張彥陵曰要知自治之功無窮無盡何得暇時暇字便是學者大病痛聖人終身於學之中即從心不踰亦仍是學生安到老亦困勉到老何嘗有暇時若子貢知此即自治不暇又何暇

方人哉　李見羅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内自省也安暇方人　此又是見人之賢否而益有不暇也又深一層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鄒東郭曰學而求能乃為己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為人知地則猶然是患人不已知之心也君子無求人知之心患不能亦非謂能人自知之也惟是切於實學而已

不逆詐章　張彥陵曰不逆不億主虛言不主誠言蓋

虛是無意必誠是有實理自有分別　又曰先字亦要體認如鑑在此無物亦未嘗不照葢先有照以待物非物至而索照也　吴因之曰覺與逆億字緊相對覺如覺痛覺癢覺饑覺寒皆感而自應觸而自知初不由念慮不經思索者也曰覺正是不逆不億處言君子於詐者不信者未嘗逆之億之也第覺之耳若說未嘗逆億却又先覺便是兩層　葛屺瞻曰玩抑亦二字言不逆億而倒會先覺其能覺之妙虛虛

含在言外說者皆以不逆不億就是先覺雖有此旨於抑亦二字不貼　此章依存疑則與和而不同一類專就公私上論依集註蒙引則兼過不及公私論包得和同矜爭兩邊例與比義章一類存疑雖說似精而不可用姑附于下　附存疑曰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小註都說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億之看來不是既不曾詐不信何消說先覺聖人此語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照之知耳億度之

知有心之知明照之知無心之知饒氏不逆不億為待物之誠非是　玩註似只就過不及一邊說未嘗兼癸亥七月　張江陵曰非有居敬窮理之功講學親賢之助則此心虛靈之體未免為物所蔽欲以坐照天下亦未易能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

又阜菴張氏曰億逆非矣又有不逆不億而其奬較甚於逆億者如漢元帝之於石顯唐玄宗之於安

禄山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度宗之於賈似道皆深信不疑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王宇泰曰無乃二字微生非直指夫子為佞乃設佞之一字以探其何為栖栖之意若有令人不可解者果為佞則無不合又何必栖栖

孫淮海曰微生畝徒泥於無道則隱之説而不知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便是固處

驥不稱其力章　張彦陵曰驥所謂德亦在力處見之

善用其力便是德若舍德而言力此與凡馬之馴良者何異故德力兼方謂之驥然驥之所以見稱於世却在德不在力則君子之所重可知

以德報怨章總旨　張彦陵曰愚按吾人以太虛應物施忘其施報忘其報德怨自不必相形德怨之說專因所報而見夫既不能忘情於不報則德怨自宜分明若因世之脩怨而故意徇物何以銷天下不平之憾　吴因之曰世人有心於薄或人有心於厚聖人

無心而各得其平其報也咸其所自取則併可化天下之德怨而歸之大道區區在脩怨上商厚薄者何啻天壤　通章重報怨上報德帶說

以德報怨章　怨自有當報者不必論到何以報德而後見以德報怨之不可也然論到何以報德而愈見以德報怨之不可　蒙引解以直報怨存疑非之然看來兩說可兼用鄭無正之於尹鐸文王之於崇侯

蒙引所謂以直也周禮之令勿仇春秋之許復仇存

疑所謂以直也　高中玄曰直者情理之無所曲者也若本有可怨乃曲其心以為忍置之不問是匿怨而友微生高之乞醯也可以為直乎然則何如曰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為直而已矣　解狐之薦祁伯唯其才也彎弓送之曰怨子如初則其本情也孔明之斬馬謖唯其罪也既斬而後撫其妻子其本情也夫各有所當而已　玩中玄之說與朱註仍是

一意乃深駁朱註未知何故當取問辨録再詳之_{戊午}

五月念二

莫我知也夫章總旨　鄧定宇曰子貢平日求知於外不曾從心體上用功莫我知之歎分明是喚醒他欲使求之巳所獨知之妙也不怨不尤正是心體無累自家有一段獨見其妙處夫子意謂我不曾從人耳目所見處討知只從心體上打得空淨無累每每於下學處便有上達之妙上達正是心中妙悟處後章

所謂一貫是也知我其天猶云與天默契云耳人知便有可見可聞天知何曾有見聞可言此正是人不及知之妙　莫我知即含下學意下學自兼内外說專以墮黜見聞獨持心體為解者偏蓋子貢聰穎之士病痛不但在專事見聞不求心體其見聞處亦不實落不切近故下學不得偏說若一貫章則是其功夫已進步與此又不同

莫我知也夫章　須知此不是歎莫知其聖是歎莫知

其所以聖大指與無行不與章相類與道不行等章絕不相干　下學對隱怪惟不怨不尤然後能下學上達　張侗初曰下學從不怨尤始　徐自溟曰似宜云學下而達上蓋道理分不得上下特其學處見為下而達處見為上耳未達處皆下隨學來即上若其未達必是於下處未學也　高中玄曰此聖人自述其為己之學如此他人學問便有邀福求知之心有不得便自怨尤此便有形迹表著而人可知夫

子孜孜下學只是了自己事無與於人則自無形迹表著人將何以知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為已與自脩似少異　自脩內包得為已意也辛丑六月十五　反已自脩此句原非所以論聖人然在聖人自道則不妨通考朱氏說自明　大凡為人之學則必立異若無與於人者則不必有異於人也原是一意　註以循序漸進解下學上達蒙引主積久說存疑主逐節說看來當兼用大全原有一節上達全體上達之說

朱子不以為是者恐人認全體在一節之外認一節為全體之妙故爾若認得朱子意則此二句自可用不兼為妙甲寅十一月

程邃長曰以天對人看則天字不宜懸空屬理存疑云這天是蒼蒼之天而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則其理與之默契故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天若泛作理說理無知何以能知得聖人達說亦云知我者其惟彼蒼之天乎蓋奉天之理則天理之周旋是即天心

之降監故此天字是指理言却亦指上天言若中庸不可以不知天天字泛以理言時文誤用維皇鑒觀等字　集註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此段原在本文口氣外　李毅侯曰我非生而知云云所謂下學也女以予為多學云云所謂上達也子貢多學而識其於上下一貫之妙尚未了然夫子以此示之其聞性與天道蓋自此章得也　下學二字蓋夫子教子貢以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乎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巢睫子曰達人安數壯士除姦各成其是而已大全齊氏曰公伯寮愬子路固假手以沮孔子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有吾道興衰之說云　蒙引以齊氏之說為非固是然齊氏亦自有見備看可也　沈無回曰興是大概詁　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　若以朝廷之法論之公伯寮自應肆市朝　以已然之興廢言之則皆出於命而伯寮不必殺以未然之興廢

言之則亦皆出於命而伯寮不可殺

賢者辟世章　賢者即有辟世之時亦當如太公居海濵之類不是長往不返也　樂天齋翼註曰去亂國適治邦此治字亦輕活看蓋此邦明知其亂而彼一邦尚未可知故適之以圖行道耳　又曰有違言是與君議論不合　玩程註所遇不同一句此章不當以沮溺孔子並看所謂賢者是時中之士所謂避世亦是舍之則藏與沮溺絶不相干言外則見沮溺之

辟世爲已甚而夫子之避地色言爲適時也大全吳氏説雖引其端而未能了了　大全辨唯適張氏曰辟世只是無道而隱如後世乞骸歸里不任職事皆是非必拘拘如伯夷太公之居東北海也　或曰此歎世道之衰不重賢者之去就此另是一説

作者七人矣章

子路宿於石門章　南軒謂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者亦是後面子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之意知字輕看

方無病只是逆料的意到歸與之歎方是真知其不可　聖人與沮溺輩亦同歸於辟世但一則是逆料其不可為而不為者也一則是真知其不可而不為者也（己亥閏三月）

大全辨或曰三都踰制則請隳至費不可則已之陳恒弑君則請討君相不可則已之為乎不得不為止乎不得不止而後見聖人之能權或者云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夫必事可功成而後動則天下事可言可為者不亦寡乎此聖人所以疾固與

果也

子擊磬於衛章總旨　沈無回曰當時如荷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當世者也但其分量未到得無治亂地位故決意長往而不返耳驟聞磬聲不覺打動熱腸忽然歎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歎即夫子之心也既之鄙則真荷蕢之心也

子擊磬於衛章　張彥陵曰擊磬只是偶然但夫子一副憂世心腸不覺自寓於磬聲中　鄙是陋其識之

不達硜硜是病其守之太堅莫已知以下正説其鄙而硜硜處　王觀濤曰引詩只借作自家語言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何不自度量忽以淺深分配治亂説

高宗諒陰章　丘瓊山曰嗣主委君道以伸子道百官盡臣職以承相職此天下忠孝相成之大閼也昔周公負扆以朝諸侯而流言起則此制不得不變故康王葬畢遂即位而漢文以日易月之制亦世道江河

不返也但服制奪於世變哀戚本乎至情當於二十七日之後以衰服居外朝以哀服居内殿斯兩全也

衰服不若墨縗為尤安 按丘説葢呂公輩已鑒於流言之禍矣然則此制之廢自周始也故書詳紀之與

于忠肅曰百官聽冢宰事只恐遇操莽何以處之曰嗣主剛明老成亦可以易制其相如嗣主非剛明老成又何以處之曰此須要舉朝忠義矢心方能使事不摇動而權姦可抑 自漢文以後惟晉孝

武魏文帝周高祖宋孝宗明建文行三年之喪

上好禮章　上好禮自一身動靜以至事為設施之禮也此是蒙引説即所謂該本末言也存疑愚見以下不過發明此意非有兩様

脩巳以敬章　張彦陵曰敬即是脩不是把敬去脩巳以敬是脩巳的方法脩有二義天真不足則用脩以補之氣質有餘則用脩以治之胡敬齋曰端莊整肅威嚴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

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朱子謂敬則能體信達順蒙引謂體信達順即是敬者朱子淺言敬蒙引深言敬也

樂天齋翼註曰三箇以字不同脩已以敬的以字有工夫言把敬脩已也下二以字不著力作即以看脩已即以安人也脩已即以安百姓也　李毅侯曰不敬之已為昏昧放逸只一味情識用事這情識便自封自隅對面之甘苦不能共一家之痾癢不能通

其不能安人安百姓可知也能敬之已為戒懼慎獨便純是天理流行這天性便共立共達以乾坤為父母以民物為胞與其能安人安百姓亦可知也　彦陵曰堯舜猶病直是以巳未盡脩為歉不在安百姓上發念正是脩巳以敬處　吴因之曰非病有負於百姓實病有負於巳之分量耳

原壤夷俟章　夷俟非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耳昔人云禮豈為我輩設壤即此意

闕黨童子將命章　王觀濤曰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看非學問有成也只據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　欒天齋翼註曰通章以禮字為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習禮内有抑其虚憍反其德性意不徒以儀文為重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七

其不能安人安百姓可知也能敬之已為戒懼慎獨便純是天理流行這天性便共立共達以乾坤為父母以民物為胞與其能安人安百姓亦可知也　彦陵曰堯舜猶病直是以巳未盡脩為歉不在安百姓上發念正是脩巳以敬處　吴因之曰非病有負於百姓實病有負於巳之分量耳

原壤夷俟章　夷俟非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耳昔人云禮豈為我輩設壤即此意

闕黨童子將命章　王覲濤曰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看非學問有成也只據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　樂天齋翼註曰通章以禮字為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習禮内有抑其虚憍反其德性意不徒以儀文為重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七